

原始純樸的心靈，有一種原始純樸的美好，他們的性情是厚植在土地上的。

這兒世故全用不上，機巧也染不着。他們的性情直接展露，沒有曲折；他們的生活澄澈如水，沒有污染，簡單、誠實——是這個世界特有的真純色彩，這種心態與工商業社會刻意雕琢的心靈規格大異其趣。

回溯遠古，原始的純樸在日月山川中流轉。

農業文明初啓，炎黃世胄便與莽莽神州的大地結緣，他們在白山黑水的流動生活外找到一種靜定的生活方式，他們的性情靜定下來了，結識了蘊生萬物的大好山川，山川靜好，人物靜好，中華民族便在黃河邊的平原上，過著和平敦陸的生活。

像盤古開天闢地一樣，以靈心慧意點化了宇宙的混沌，洪荒中綠的風景升上眼簾。十里平曠綠野，飄溢著稻香麥香，乃至千花百草的香味，宇宙風景坦誠無隱的向人展開，含蓄多少清揚溫婉的情意。耕農的民族在天地的大美中誕生成長，也敞開光朗的心胸去親愛生活依託的土地，凡屬土地所擁有的的一切，一樣樣親切地接近了，親切地熟識了。從植物到動物，從草木到鳥獸蟲魚，都成為大地間的友朋。高天厚地，他們的生活欣悅柔靜一如往昔。

他們是真正的「大地人物」。土生土長，安土重遷，耕作是他們真實的活動，而自然的風景就是他們的閒情逸致。

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荷鋤揮汗的形象是農業生活的側影。披蓑戴笠，沐雨櫛風，投諸持久而辛苦的生活勞動；從翻土到施肥，從播種到插秧，以至除草、收成，日日暴露田疇，以堅強的骨幹揀負一切有形無形的重量。手腳污泥，那是命定的要緊結合在一起。一個農業古國就此推展歷史悠悠的行程，歷史中有濃厚的泥土味。

衣食溫飽，需求僅此，這樣個自給自足的社會原沒有遊牧民族侵略的習性，相反的，在這廣大和平的世界陶融既久，也

李正治

——詩經自然詩外章

感染了大地醇厚篤實的性情，真情實意毫無掩飾的自然流露，寧謐與人情是必然的。禾稻之下無戰爭，守望相助倒是農業社會的特色。

生活在大地上，勞動在大地中，大地，是生命投注的處所，也是心靈活動的場合。農閒時候，大自然如是如是的變化，展現天地間廣大而神妙的美。美感中有日出山川的煥發，生命的飛揚與光明之有日落山川的凝眸，生命的纏綿與淒美；還有那瓜棚李下，撐起一夜家常閒話的藍空，羣星燦爛充滿神話味的藍空。這當兒，一切放下來，他們靜靜地觀照環周四抱團天地每一場景的外華與內美。放平心情欣賞宇宙萬象的創生與循環，但覺地靈人美，一切均有性情，一切如此美好，他們無言的沈默了，以性情的感通享受那宇宙的和諧——靜態的民族，靜態的美。

木欣欣以向榮，泉涓涓而始流，流轉宇宙的生機鼓動萬物的生命精神，這是新鮮而充滿情趣的世界。在這兒生活的大地子民，無可避免的感染新鮮活潑的生意，在他們的精神中有一種淵涵淳潛的情操與美感。聲光色彩的世界到他們的性情中，過濾得只剩一股不絕的生機與美感的境界。真是一個奇異的民族，他們所體會的不是平面的多姿多采，而是永續不斷日新月異的宇宙精神。這樣醞釀了一個民族深澈的智慧，創發通天入為一體的宇宙哲學。而自然——以天地形象為象徵的永恒與和諧境界，乃成為文學哲學的最高境界。

行走於山河大地，孕育出深厚性情。中國人原是天地間人，也自有天地境界。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，真實勞動的實踐與體會，正是他們自強不息的一面；「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」，對於萬物接近與關愛，正是他們厚德載物的一面。從天地性情到人物性情，這中間有美好心靈的自覺與厚道。雖然是巨龐人物，但他們內心深處含藏著共同的希望：願人與人乃至天地萬物長此美好，共同生活在溫馨親切的宇宙大風景之中。這是整個時代溫潤的情懷，敦樸的厚意。太古世界，中國人的心靈實在在

美中好，在好中美，山川人物相互映發，相互影響。

誰以靈心慧意點化宇宙成美？自然詩篇誕生了，富於美感才情的詩人筆下，唱出農業社會的頌歌，歌詠他們真實的勞動，他們的閒情逸趣，他們對山河大地的禮讚，與他們虔誠的對天地祖先的感恩祈福。詩經——古代詩歌的總集（寫作年代大約從商朝末期到周代中葉），透露出中國自然文學的曙光，發抒農業民族生活的心聲。

「七月」，描述田家真實的生活勞動，盎溢著田家的生活情趣。

「……六月食鬱及薁，七月亨葵及菽。八月剝棗、十月穫稻。爲此春酒，仰介眉壽。七月食瓜，八月斷壺；九月叔苴，采芣，薪稭，食我農夫。」

九月築場圃，十月納禾稼。黍、稷、重、穋，禾、麻、菽、麥。嗟我農夫，我稼既同，上入執官功，晝爾于茅，宵爾索綯。亟其乘屋，其始播百穀。」

對於大自然的接近與熟識，五穀蔬果在如數家珍的筆下蘊含著溫情的觀照。生活在田家，季節性的蔬果成爲每月更換的食譜，而收成與播種的終始循環，也就是農人勞生的活動，勞生是苦，却由此增進他們與天地萬物的情。情的增長，正好化勞動爲關懷，交融自然人生爲一體。「七月」詩的背後，正自覺不自覺的呈示這種觀照。我們看到每個季節或每個月份有不同的氣候和風景，也看到田家不同的生活勞動，而這一切勞動在農業收成的時節，熱情鼓盪著他們慶祝豐年，山朋酒斯，日殺羔羊，躋彼公堂，稱彼兕觥，萬壽無疆，這真是生活勞動一個極美滿的收場，一切都在和樂的氣氛與美好的祝福中。

小雅「甫田」敘述王者祭祀方社及田祖，視察農事的情形。這裏展現了原始的溫情厚意，絕不見怨怒絕離的鬥爭情事。

「……以我齊明，與我犧羊，以社以方。我田既臧，農夫之慶。琴瑟擊鼓，以御田祖，以祈甘雨，以介我稷黍，以

屬於大地的淡樸之美

藝文錄

戮我士女。

曾孫求止，以其婦子。饁彼南畝，田畯至喜。攘其左右，管其旨否，禾易長畝，終善且有。曾孫不怒，農夫克畝。政治長官與社會民衆打成一片，沒有心理的隙裂與距離，處處洋溢著欣悅與溫暖。「以我齊明，與我犧羊，以社以方」，這是何等欣悅的表示，亦是何等虔誠的心聲。「我田既臧，農夫之慶。琴瑟擊鼓，以御田祖，以祈甘雨，以介我稷黍，以戮我士女」，這又是何等溫暖的心境，有一種相互關愛，長此美好的厚意。「禾易長畝，終善且有。曾孫不怒，農夫克畝」，這真是太平景象，現世圓滿。「易」字下得很直接，彷彿由田不到大地都是美而又好，果然是「終善且有」的大豐收，惟有在這等和樂融融的氣氛下，才有安居樂業的現世安穩。

小雅「大田」；寫王者視察收成的情況，周頌「豐年」，寫豐年對天地祖先的感恩與祈福。周頌「載芣」、「良稻」寫秋成後對土神、穀神的恩報，在在顯示農業民族對天地人物的美意深情，而這個農業民族猶帶著遠古的記憶而來，周頌「思文」：「思文后稷，克配彼天。立我烝民，莫匪爾極」（后稷名棄，周民族的始祖，舜時的農官），一種反本報恩的虔誠好意，正顯示一種大公無私的謙懷。這是原始純樸的心靈，有著原始純樸的美好。太平世界與美滿人間，在農業古文明中是被實現了。直至春秋戰國，百家爭鳴，遠古社會猶是思想家心靈的烏托邦，成爲社會衡量的標準，即是現代的共產主義者，也有著遠古社會的浪漫意象，但那種美好的心靈喪失了。

踏入科學文明的天地，原始純樸的農業社會與美好心靈漸漸地隔絕而遠逝，幸而在那城市的邊隅，依然可看到那原始社會的留影與原始心靈的真切懸繫，大地人物厚重篤實，那是屬於大地的淡樸之美。